

龙船机构
LONGCHUAN MECHANISM

高子弟

GAO

GAN

ZI

DI



感动数千万读者的绝版爱情故事

被誉为现代版红楼梦的经典读物

2

郝一博◎著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GAO

GAN

ZI

DI

高子第 2

郝一博◎著



武汉出版
WUHAN PUBLISHI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千子弟.2/郝一博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
2010.8

ISBN 978-7-5430-5240-6

I. ①高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47574号

选题策划: 吴俊超

著 者: 郝一博

责任编辑: 赵 可

文字编辑: 于善伟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(430015)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月第1次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第一章

下午上课前,韩碧蓉来到欧阳一鸣教室门口,冲着他喊了声后,转身走出去。欧阳一鸣出教室紧走几步到她面前喊了声“辅导员”。韩碧蓉看他笑着说:“你入党的事已经通过了校党委的审查,入党志愿书在我那儿,下课后去我办公室填表。”欧阳一鸣霎时激动起来,红脸看着韩碧蓉,说:“辅导员,谢谢你!”韩碧蓉看着欧阳一鸣憨厚的神态笑了,说:“我在办公室等你。”

下课后,欧阳一鸣起身去了韩碧蓉的办公室,进门就看见还有个同系的女同学在,欧阳一鸣冲她俩点了点头。韩碧蓉拿过一份入党志愿书递给他,并且向他仔细交代。欧阳一鸣正在填表时程教授走进来,他慌忙站起喊了声“程教授”。程教授微笑着点头说:“欧阳,填好表后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。”欧阳一鸣应了声,程教授就走了。没多久,他们将表填好交给了韩碧蓉。韩碧蓉说:“你们填了志愿书并不代表就可以通过,组织还是要对你们继续考察,我希望你们能够按照党章的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。”

欧阳一鸣和那位同学点点头,韩碧蓉又例行公事般地说了几句后,便对欧阳一鸣说:“快去程教授那儿吧。”欧阳一鸣应着与韩碧蓉道别。来到程教授的办公室,程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杂志,抬头看了眼欧阳一鸣,翻到折起的页面,用一根手指指着说:“你看,现在梗糖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量很大,国内的需求量也在逐渐增长。苏联在60年代就已经攻克并生产了,咱们国家作为梗糖基础生产原料的大国,至今却还没有掌握这项技术。”程教授放下杂志后,继续对欧阳一鸣说:“50年代我被公派到苏联读研究生,我和导师就在一起研究这个项目。回国后我还在继续研究,直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攻克这个难题。50年代末咱们国家和苏联的关系紧张,我没有机会向导师讨教,之后的两年导师研究成功了。”说到这,程教授摇了摇头,轻叹了一声,“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开展这个课题,以前只因为条件不成熟,现在我打算把这个课题开展起来。欧阳,你是我



最欣赏、最得意的学生，你脑子活，我相信你在这方面会有独到的见解的。我这些资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，如果理论成熟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做试验。”说完，程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欧阳一鸣。

欧阳一鸣在回宿舍的路上满脸兴奋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，好事成双！他抬头仰望，头顶上天高云淡，回首又见十几只燕子在一棵刚刚挂叶的银杏树上叽叽喳喳地嬉戏，禁不住停下脚步观望。看到这群燕子，欧阳一鸣便想到了刘燕。五天前，欧阳一鸣接到刘燕的信，信里留了她办公室的电话，欧阳一鸣课间时匆匆到校外的邮政亭给刘燕打了长途电话。刘燕在电话里说很想他，真想飞到他的身边。欧阳一鸣仰头看着这群燕子，心想刘燕你真来了？哪只是你啊？

这时，欧阳一鸣听到姜玉其喊他，收回思绪，转回头就见姜玉其和葛广成满脸惊慌地向他跑过来。“什么事？”姜玉其急匆匆地拉着欧阳一鸣，走过围栏来到一棵银杏树下，喘着粗气说：“朱海涛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。”欧阳一鸣瞬间停住了呼吸，惊诧且茫然地看着他。葛广成也蹙紧眉头说：“刚出教室公安就给他戴上了铐子。”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欧阳一鸣瞪眼问。姜玉其说：“就是这节课自习课，保卫处的人带着两个公安去的。”“出了什么事？”葛广成说：“他们走到校门口的时候，有个公安好像问了朱海涛一句，但谁也没听清说的是什么。”欧阳一鸣看了看他没言语。姜玉其说：“是保卫处的人带公安去的，他们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葛广成不是有个老乡在保卫处吗，我们这就去保卫处打听。”欧阳一鸣说：“那赶快去。”欧阳一鸣走了几步却站住了，看着两人，说：“咱三个都不合适，人多了人家可能也不会说，还是葛广成一个人去打听比较好。”姜玉其点着头说：“有道理，现在保卫处的人恐怕也不便透露。广成，我们等你消息。”葛广成点头答应后，转身走去。

欧阳一鸣和姜玉其回到宿舍后，各自坐在床上无语，听着同室的三个同学叽叽喳喳地议论。欧阳一鸣的脑中依旧在思考，到底会不会与吴莹莹有关系。

没多久，姜玉其猛地站起，看着正在议论朱海涛的同学，说：“就会瞎嘀咕，都是同学，人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们还这样幸灾乐祸的。”霎时间，室内的气氛好像凝固了，片刻后那三个同学全都起身出了门。欧阳一鸣对姜玉其说：“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你也不要迁怒于其他同学。现在还不知朱海涛出了什么事，别让同学们产生其他联想。”姜玉其依然气呼呼地说：“我就听不得这些人瞎说，他们瞎猜疑，还他娘的幸灾乐祸。”“议论是正常的，咱就当没听见。”姜玉其说：“朱海涛其实不错的，他大方义气，可就是在女人这方面……事情肯定出在

女人身上,不会有别的事。”欧阳一鸣又将思绪转到了吴莹莹身上,就有种想去问吴莹莹的冲动,起身却又想还是等葛广成的消息吧。于是对姜玉其说:“葛广成一时半会也回不来,不如先吃饭去吧。”欧阳一鸣和姜玉其打了饭在一张桌前坐下,默默地吃着。食堂内大都在议论着朱海涛的事,欧阳一鸣一进食堂就有意搜寻着吴莹莹,但扫遍了每个餐桌也没看到吴莹莹,心沉下来想难道她已经吃完饭回去了?

这时候,葛广成急匆匆地进了食堂来到欧阳一鸣和姜玉其身旁,附耳对欧阳一鸣说:“我先去买饭。”姜玉其蹙眉欲说什么,欧阳一鸣悄声说:“这人多,等会再说。”姜玉其点点头。葛广成打饭回来在他们对面坐下,说:“先吃饭。”欧阳一鸣点头后,葛广成便低头扒起饭来。欧阳一鸣已经吃好,他们看着葛广成扒了几口饭,就对葛广成说:“我和玉其在外面等你。”姜玉其出了餐厅后,不时回头看着餐厅的门,忍不住低声道:“真他妈的慢。”欧阳一鸣劝慰道:“别着急,人家总得吃饱饭。”一会儿见葛广成出来,两人转过身慢慢向一片树丛走去。葛广成赶上看了看他们俩轻声说:“强奸。”

“强奸?!”欧阳一鸣和姜玉其同时喊出。姜玉其急切地问:“强奸了谁?”“他也不知道,但肯定是强奸。”姜玉其皱着眉头问:“他说强奸了哪里的人没有,咱学校的还是外地的?”“这话我还真问了,他说就是咱校内的学生,因为这女生是咱们学校的才要求严格保密,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女生。可能现在就处长和校领导知道是谁。”此时的欧阳一鸣又想到了吴莹莹。姜玉其问:“也没说是哪个系的?”“没说,他就只说因为强奸被抓的,嘱托我千万不要说出去。”姜玉其转头去看了一眼欧阳一鸣后,重重地叹了口气,绝望道:“完了,这下朱海涛是彻底完了。”

欧阳一鸣心里暗自唏嘘,十有八九就是吴莹莹了。真是看不出啊,那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能干出这么大的事。此时的欧阳一鸣在心里怨吴莹莹把事情做得太绝,她这样就不怕毁了朱海涛的一生,自己也会有牵连?尽管现在学校保密,可时间长了人们还是会知道。朱海涛也会恨她一生,他出来后又能不能想着法子报复?她做事怎么这样鲁莽啊?想到这他又暗自疑问,难道吴莹莹和朱海涛又发生了什么事,吴莹莹更加气恼才这样做的?

葛广成说:“这事一旦确认,朱海涛被学校开除那是肯定的。”姜玉其显然很烦躁,说:“这还用说!岂止是开除,没有几年的大狱能行?朱海涛这下是真他妈的完了。”葛广成说:“这要是在严打那会,没个十年二十年肯定不出来,弄不好得给枪毙。”姜玉其瞪了葛广成一眼,转头看着低头沉思的欧阳一鸣问:“你想想,朱海涛强奸了谁?”欧阳一鸣抬头看了他一眼,摇头说:“想不出。”葛广成



说：“这事千万别传出去，我那老乡可是嘱咐了很多次，学校要求保卫处严格保密。”欧阳一鸣说：“你就放心吧。”转头又对姜玉其说：“这事再不要和别人说。”姜玉其说：“我会和谁说？大家都知道我和朱海涛的关系，要是知道他因为强奸进去的，还不知道怎么想我呢。”欧阳一鸣就对葛广成说：“放心吧，决不会漏出去。”葛广成点头说：“我知道。”抬手看了表，嘴里“呀”了声说：“我还有事，我得先走了。”话毕快步离开。姜玉其茫然地看着离去的葛广成，对欧阳一鸣说：“这下完了。他妈的朱海涛怎么就这么浑？欧阳，你想到底会是谁告的？”此时的欧阳一鸣在心里已经认定就是吴莹莹了，可他不能和姜玉其说，便摇了摇头。

这时候，姜玉其却低声说：“欧阳，你想会不会是吴莹莹呢？”姜玉其的这句话让欧阳一鸣一惊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但现在却想听听姜玉其的分析，就问：“你考虑会不会是她？”姜玉其想了想，摇了摇头说：“也没道理。先不说朱海涛对吴莹莹是不是真心的，就吴莹莹那人也做不出这样的事。吴莹莹心地善良，她和朱海涛现在也正常着，我想不会是她。”“他们俩这两天会不会又出了什么事？”“不会，今天朱海涛一天都很自如的。”现在不论欧阳一鸣对吴莹莹是什么看法，他都不希望姜玉其怀疑吴莹莹，他所担心的是姜玉其如果认定了吴莹莹就要说出去，那样吴莹莹就不好在学校待下去了。这会听了姜玉其的话基本排除了吴莹莹，他也就放下心来。事实上，欧阳一鸣也是在心底认为吴莹莹比较善良做不出这种事，可现实的一切又不能不让他认定就是吴莹莹。

欧阳一鸣想了想说：“实际上咱们现在也帮不上任何忙，也就是为他操心。”“奶奶的，不操这份鸡巴心了。瞎操心，弄得自己心里也不痛快。”默默一阵都没言语，姜玉其问：“哎，我和葛广成见到你时，看你抱了一沓东西，也没心思问，什么东西？”欧阳一鸣说：“程教授给我的一些资料，我还没来得及看呢。”姜玉其说：“什么内容？”欧阳一鸣说：“不是说还没来得及看嘛，只听程教授说是什么国际化工动态什么的，要我先看着。”姜玉其也就没再问。欧阳一鸣想他现在心情也不好，这要是在以前他肯定会追根问底的。姜玉其想了想说：“回去看资料吧。朱海涛这小子把人弄得都跟着他受罪。”

两人抬步往宿舍走，到一岔路口姜玉其突然站住，推了把欧阳一鸣，抬手指着说：“那不是徐慧吗？”欧阳一鸣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果然见徐慧在一杆路灯下低头站着。姜玉其看着徐慧，疑惑道：“怎么就她一个人？”“可能是在等谁吧。”“等你的吧？”欧阳一鸣说：“瞎说，我从下午就和你们在一起，她怎么知道我这会从饭厅过来。也好，我正想和她说几句话。”此时的欧阳一鸣看到徐慧，心底就抑制不住想和她说吴莹莹的事，他也想从徐慧那里了解一下吴莹莹

现在的状况。姜玉其看看他说：“那好，那我先走了。”“要不你等我会？”“算了，我先回去。”徐慧猛抬头看见快到跟前的欧阳一鸣，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来这里了？”“看你一个人在这站着就过来了，想什么呢？”“哪里是我一个人啊？李璇身上来……”徐慧猛然止住话，脸一红，睨了他一眼说，“她去厕所了，我等她。”欧阳一鸣也是脸一红，没言语。“你一个人过来的？”徐慧看了看欧阳一鸣的身后问。“刚才和姜玉其在一起，看到你一人在这就过来了。”徐慧看看他，娇嗔道：“我一人在这还能被狼叼走了啊？”

欧阳一鸣憨憨地笑了两声没言语，徐慧歪头看着他小声问：“该不是来考察的吧？”欧阳一鸣听出她的话意，脸蓦地红了，说：“我和你说个事。”话毕抬步向隔栏里面走去。徐慧随他进来，站住后欧阳一鸣问：“看到吴莹莹没有？”“吃饭前见了她的，我喊她吃饭她没去。我想她可能是因为朱海涛的事也就没多说。吃完饭回宿舍就没见到她，你问她是不是为了朱海涛的事？”欧阳一鸣点点头，问：“李璇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马上就要过来了。”“这件事我不想被她听到，我简单点说，你不要告诉李璇。”徐慧点了点头。

“朱海涛是因为强奸被抓的。”徐慧惊得“啊”了声，直愣愣地看着他。欧阳一鸣就把葛广成去打听的消息说了一遍，还特别嘱托道：“你可千万不要再和任何人说，学校对这事是保密的。”徐慧点头答应，问：“你怀疑这事是吴莹莹干的？”欧阳一鸣说：“我想只有她。”徐慧说：“不会吧，她不是跟朱海涛又和好了吗？”欧阳一鸣听了这话倒有些吃惊了，问：“吴莹莹没有和你说起过上次在午朝门的事啊？”徐慧瞪眼看他，问：“午朝门？午朝门什么事？”欧阳一鸣惊讶吴莹莹没有和徐慧说起这事，正欲说，见李璇从厕所过来。徐慧说：“我去和她说一下，让她在那边等会。”说完抬步迎过去，到了李璇跟前说了几句又快步回来。欧阳一鸣说：“我以为吴莹莹会和你说了的。这个吴莹莹也是，既然清楚我是知情的，为啥还要瞒着你？”徐慧轻摇了摇头没言语。欧阳一鸣就将那天在午朝门公园见到吴莹莹的事详细说了一遍，最后还是强调了，那天是去那边看一些碑文的。

徐慧也知道欧阳一鸣有这一喜好，自然是百分之百相信欧阳一鸣的，于是笑了笑说：“我也没问你去干什么，解释这么清楚干吗？”欧阳一鸣心里有些发虚，也没接这个话题。

徐慧忽然睁大了眼睛看着欧阳一鸣，有些慌乱地说：“欧阳，你还记得我和你说看到朱海涛时有些害怕，不敢和他的眼光对视吗？”欧阳一鸣心跳起来，点了下头。“可能你还不相信，我早就看出他那眼光和别人的不同，好像、好像他不是人托生而来的。小时候我听我外婆说，畜生托生了人来世上就要干坏



事,怎么都得不到好。外婆说监狱里的那些犯人大多都是畜生托生的,这一生肯定要作恶进监狱。她还说有些本来是人托生而来的,也会被这些畜生托生来的给带进监狱,下辈子就会托生为豺狼虎豹、野猪野狗那类畜生的。我现在真是相信了。”欧阳一鸣听着徐慧的话心狂跳,慌道:“这些话……你不要和别人说这样的话。”“我知道。”

徐慧看着欧阳一鸣脸色凝重,说:“算了,这些事也不是咱们能够操得了心的。哎,下午辅导员喊你干什么,我看你自习课也没上。”欧阳一鸣说:“填入党志愿书。”徐慧立马兴奋道:“我就想是为了你入党的事,填好了?”欧阳一鸣答:“填好了。”徐慧问:“正式批准还要多久?”欧阳一鸣说:“可能还有段时间。”欧阳一鸣顿了顿又说:“对了,还有件事,下午我在那填志愿书时,程教授去找了我。”徐慧问:“程教授找你什么事?”欧阳一鸣说:“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,不过他找我不是为了入党的事。填好自愿书我去了他的办公室,他交给了我一些资料让我先看看,说是要计划做一项试验。”徐慧一脸惊喜道:“这是好事啊!什么试验?”“梗糖,他说梗糖苏联在60年代就开始生产了,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是空白。他说50年代他在苏联留学就接触过这个课题,现在想攻克它。”“这是天大的好事啊,毕业后就是想立马参加做试验也不容易,还有谁?”

欧阳一鸣被徐慧的情绪感染得也很兴奋,说:“现在就我和程教授俩,他让我先看看资料,说过一段时间再做试验。我打算这一段时间好好看看资料,再去图书馆查阅一些。”“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,这可是很多人梦想的,看资料了没有?”“回来的路上就见到姜玉其和葛广成,哪有时间看啊。”“你不要再管他们的事,这样的事也别再往你身上扯,要是被教授和辅导员知道了多不好,你就专心看你的书。”顿了顿她又说,“这样,没什么要紧的事你也别和我说话。回去吧,回去抓紧看资料。”欧阳一鸣应着,两人迈步向李璇走去。李璇看着他俩走近,笑道:“我说你们俩也是,约会到校外去啊,在这也不怕被人看见?还要有一个人专门为你们站岗。”徐慧笑着打了她一下。欧阳一鸣脸红红的走了两步站住说:“你们先走吧,我去厕所。”徐慧点下头,挽着李璇的胳膊走开。

徐慧回到宿舍见吴莹莹坐在床沿上看着一本书,两人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言语。徐慧倒了杯水喝着,忽然发觉此时的房间内出奇的静,几位同学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,或看书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愣,这情景和平常吵吵闹闹有着天壤之别。徐慧清楚这和朱海涛出事有关。徐慧喝下一杯水后也感觉无聊,便伸手解衣服的扣子准备上床,也就在这时吴莹莹站起来了。徐慧抬眼就见吴莹莹冲她使眼色,将头往门外摆了下手把书放在床上,抬步出了门。徐慧迟疑

了，把解开的衣扣重又扣上起身出门。

此时的徐慧尽管在欧阳一鸣面前说朱海涛的卑劣，尽管她清楚吴莹莹是受害者，但还是感觉吴莹莹事做得太绝，心里多少有些反感。徐慧也知道，吴莹莹此时喊她出来肯定是为了朱海涛的事，虽不情愿听吴莹莹解释什么，但想了想还是觉得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她，两人在楼侧的小道上走在了一起。吴莹莹低头走着，一时也没有话语。徐慧看了看她也不想先开口问，两人就这样默默地走着。吴莹莹带着徐慧到草坪的一株树下站住，看着徐慧说：“朱海涛是因为强奸被抓的。”徐慧已从欧阳一鸣那里知道，尽管吴莹莹的声音极轻，但她的心还是猛地一缩。从内心讲，她还是希望朱海涛被抓的这件事不是吴莹莹所为。

徐慧心颤着问：“是你做的？”吴莹莹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就知道，你和欧阳知道朱海涛是因为强奸被抓的，就一定会想是我做的。其实，我刚才在宿舍没有睡下就是在等你。我想和你说，这件事不是我做的。”说着话，她眼泪扑扑地流下，随即低下了头。吴莹莹的话让徐慧非常惊愕，吴莹莹的否认也让徐慧更加疑惑。徐慧瞪眼看着吴莹莹，急切地问：“不是你？那是谁？那你怎么知道朱海涛是因为强奸被抓的？你是从哪里知道的？告他的人又是谁？”吴莹莹低头叹了口气，抬起头看着徐慧说：“欧阳和你说过午朝门的事吧？”徐慧想了想，点了点头。

“我想欧阳会给你说这事，就没亲口再和你说。徐慧，我也是没脸跟你说上次打胎以后又会和他好上，我怕你们可能会在心里看不起我。说实话，我心底还是在乎他的，我想他能改了，我也就不计较了，所以……”徐慧有些着急，说：“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告朱海涛的那人到底是谁？”“杨倩，就是二年级的那个。”徐慧惊了一跳，蹙眉问：“她？这、这怎么可能？”顿了顿又说，“没道理啊，她不是和朱海涛还……”“这事是和我有关系的，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我真的没想到。徐慧，我、我现在真的很后悔。”吴莹莹说这话时开始抽泣。徐慧听了吴莹莹的话更加狐疑，看着吴莹莹痛苦的神情，说：“莹莹，你冷静点，事情都出了……”

吴莹莹止住抽泣，抹了把泪说：“说实话，我是恨朱海涛，恨他卑鄙无耻，也恨不得他有今天的这个下场。可那只是恨而已，我没想要将他治得这么惨。”停了一下又说，“其实，我在知道朱海涛又和杨倩有了关系以后，应该不再有任何幻想，与他断了不也就完了，可我偏偏还要去找杨倩。徐慧，我找杨倩不为别的，是因为我看清了朱海涛的品行，想着不能让杨倩也这样被他继续骗下去，不想让她步我的后尘……我是好心才去和杨倩说这些事的。我本以为杨倩也会和我一样，谁能想到就会发生这样的事？”“你什么时候去找杨倩的？”“你们



去吃饭时，我在房间里坐了会就去找她了。下午朱海涛被公安带走，我就想这件事是杨倩干的。徐慧，我现在真是后悔把朱海涛的品行告诉了杨倩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要不是朱海涛的品行太恶劣，人家杨倩也不会……”徐慧点了点头，没言语。

吴莹莹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去找杨倩，确实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其实我的事你们都知道，流产那时我是真想离开他，再不和他有任何关系的，可那以后朱海涛连着塞给我好几封信，信里的话也很诚恳，我也想着都为他流产了，只要他能真心对我，我就原谅他。那天我和他约会，他也跟我说了很多道歉的话，我也没给他好脸。我还逼着问他那个女孩子是谁，叫什么，他都说了。后来我就要他给我写封保证书，他当时就答应了。第二次约会他就把保证书给了我，上面还写了他不爱杨倩只爱我的话。当时我就认为他是真心的，可没想到他嘴里说的和纸上写的都是鬼话。午朝门我和欧阳见到他们俩，那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多么傻，才彻底知道朱海涛是个什么品行，我对他是彻底绝望了。”

徐慧问：“那你什么时候去找杨倩说的这些话？”“前天晚上，不，应该是大前天的晚上。”“你把那保证书给杨倩看了？”吴莹莹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就是想给她看那封保证书，开始我和她说起时，她还以为我是跟他抢朱海涛的。徐慧，你猜朱海涛在杨倩面前怎么说我？他说开始就是我追求的他，他看不上我，是我死皮赖脸缠着他的。他还说那次我打了他一巴掌后就和我断了，还骂我是泼妇。当时杨倩和我说这些，我心里虽气可也没说什么。我也知道，杨倩不会信我的话，我就把那保证书给她看了。杨倩看了后好一阵没吭声，后来就说要杀了朱海涛。我理解杨倩的心情，我在午朝门看到他俩在一起也是想报复的，后来想开了也就算了。我就劝杨倩，大致的意思是，认清了朱海涛早离开他也就算了，不然最终吃亏的还是女人。就算是弄出什么事来报复他，传扬出去还是咱们女人没脸。当时杨倩就说我们都离开他，他往后不还是要害别的女人？我听了她这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”徐慧问：“就这样，杨倩就去告了朱海涛？”

吴莹莹摇了摇头说：“杨倩本来就没打算告朱海涛，她这次就是要和朱海涛分手的。可昨天晚上朱海涛又强奸了她，而且是用非常强硬、非常卑鄙的手法强奸她的。杨倩说她的裤子给扯破了，肚子那儿也给朱海涛抓烂了。朱海涛说他要体会强奸的感觉，杨倩说这回朱海涛根本就没把她当人，她受了太大的污辱，她也是太气愤才去告朱海涛的。”徐慧听得胆战心惊，瞪着双恐惧的眼睛看着吴莹莹，没言语。

“徐慧,这事我得让你和欧阳知道,别人我也不管了,我就不想让你俩疑心这事是我干的。不管他朱海涛怎样对我,我都没有一棍子把他打死的心。我也知道,现在有很多同学是要把我往朱海涛这事上扯的。就说咱宿舍,我一进去谁也不说话,我刚出门她们就叽叽喳喳的,也不知她们都在背后说什么。”吴莹莹说这话,也是想从徐慧的口中知道些同学们都在议论些什么。徐慧自然也能明白吴莹莹的后几句话,就说:“现在同学们不知道朱海涛究竟是为什么事被抓的,你也就别多想了,也不能堵上人家的嘴,是不是?你表现得正常些就是了。都是瞎猜疑,其实也没什么人说起你,很多同学是知道你和朱海涛谈恋爱的,所以有些话也是避着你。你不要管,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,听不见心里倒安静,是不是?”吴莹莹点了点头。



第二章

刘燕刚刚拿到战士送来欧阳一鸣的来信，坐在办公桌前兴奋地正欲拆开，忽听到了敲门声，慌忙把信放进了抽屉，喊了声“请进”，却没想到进来的是张雷。刘燕急忙站起热情地招呼：“哎呀，是雷哥啊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”“正好路过，来看看妹妹。”张雷满脸挂笑进门。“你可是贵客。”张雷笑了笑说：“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啊，自小一起长大的，往后可不要说贵客了。”刘燕心里暗自道什么从小一起长大的！你在后勤大院也就住了两年多，那时我才十来岁，我只记得那个时候你和哥哥一起玩。要不是那天去你家，真还就没想起过你。

刘燕笑了声说：“还从小一起长大的呢，我都来上班快20天了，你这当哥哥的也没来看看妹妹。”说着话她拿过一水杯，倒了杯白开水放在张雷面前的茶几上，说：“雷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没茶叶。”张雷笑道：“还有啥不好意思的，咱兄妹之间别来这些虚的。”“这段时间特别忙，早就说来看看你，一直抽不出时间。怎么样？在这上班感觉行不行？”“挺好的。”刘燕走回办公桌前坐下，又说：“真的挺好，在家门口工作，每天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很满足了。这得感谢张伯伯。”张雷挥了下手说：“感谢什么？往后别说这话，咱们两家是什么关系？老爷子给你办理这事那是应该的。”话毕他端杯喝了口水，放下杯子，说：“对了，燕子，前几天有个安徽的朋友给我送了些黄山毛尖，我喝着不错，下回我给你带来。”刘燕摆手说：“你留着喝吧，我不喝茶叶的。”张雷说：“拿些来放在你这，我不是过来就有茶叶喝了？”刘燕就笑，说：“那好，那你就拿来我给你保管着。”

张雷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就是嘛。”说着话他从口袋拿出包烟抽出根点上，吸了口，说：“在这上班满不满意？”刘燕笑说：“这里挺好的。”张雷点了点头说：“也是，这地方挺惬意。你一个女孩子在这里比较合适，要我在这里可就不行了，我还是喜欢忙忙碌碌的。燕子，哪天腻味了，你跟我说，这大院你看哪个部门好，你雷哥我给你调。”刘燕急忙说：“不用的，比起我在医院做护士轻松多

了。”张雷听了刘燕的话蹙起了眉头，看着刘燕说：“燕子，这些年我还真不知道你在医院做护士。哎，怎么刘叔叔能让你做护士啊？也不知当初刘叔叔和秦阿姨是怎么想的。燕子，你也挺可以的啊，就愿意在医院里憋屈那么多年？我要是早知道你的情况，那还要惊动老头子？我办这件事情也不难。”

“我知道雷哥的能力，可我的事还是得张伯伯办，你办张伯伯该不高兴了。”张雷笑着摇摇头说：“你说得也是。”停了一下话又小声问：“你现在是什么级别？”“正排。”“当兵几年了？”“七年多了。”张雷瞪眼看着刘燕，惊讶道：“七年多才是个正排？”刘燕有些脸红，说：“我们做护士的基本都这样。”张雷蹙眉说：“那是你做护士的时候，现在你是行政干部。按说就你这兵龄，在咱们这里怎么也该是个副连了，你还是学校毕业的，有学历嘛。”刘燕笑了说：“我也就是护校毕业的中专生。”张雷说：“护校毕业的中专生也算是有学历的，我还只是个初中生呢。”刘燕笑笑没言语。张雷低头想了想，抬头看着刘燕说：“这不行，我得来给你办这件事。这事我来办，不要和老头子说。还真奇了怪了，当兵七年多才是个排级干部，最起码也要弄到副连。燕子，我今天把话说在了这，两个月内给你弄到连职。”

刘燕听得激动，脸红红地说：“雷哥，这样、这样不太好吧？”张雷摆了下手说：“有什么不好？你不要管。别让老头子知道，省得他们瞎嚷嚷。”刘燕红着脸谢了，一时也不知该说什么，就问：“雷哥，今晚礼堂有电影，你要不要票？”张雷冲她摆手道：“不要，这段时间我可没空伺候那帮少爷。”说着话站起，又说：“走了，到空军那边办点事。”刘燕站起说：“你是大忙人，以后有空就来坐坐。”张雷笑道：“我有空的时间可不多，整天瞎忙。哈哈，也不知整天忙的啥！好，有空我就过来。”张雷出门后刘燕还在送，张雷站住说：“别送了，下了楼不还得上来。”刘燕就笑，说：“送送哥哥应该的。”张雷说：“我刚才就说了，咱兄妹俩别来这虚的，下次把茶叶给你带来。”刘燕就笑着说了声“好”，但她还是跟着张雷下了楼。走到部军用吉普车旁，刘燕看车内没人，就说：“哎，司机呢？”张雷扬了下手里的车钥匙说：“我不要司机，专车专用。”说完哈哈笑，拉开车门上车冲刘燕摆了摆手，发动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。

刘燕上楼时想着张雷的话，心里说：“没想到张雷会这样热心，他要是真想给我办，冲他老子的面子办起来也不会有多难。”刚上二楼的平台，武敏迎面走过来，笑看着刘燕问：“刘主任，你和张助理员挺熟啊？”刘燕点点头说：“他们家住后勤的时候，我们两家住一起。”武敏点了下头说：“他可是咱军区的能人。”说完话感觉有些不妥，又说：“他的能力强。”刘燕笑笑没言语，心里想，他这个能人还不都是老头子的能量！武敏下楼，刘燕回到办公室，坐在桌前双手



托腮脑中想着张雷的那些话，心情依然很兴奋。继而又想，这样办事未免有些不太光彩，会不会令人们有说辞？却又想，跨军区调过来人家还不是要在背后议论？管那些干吗。

刘燕兀自摇头笑笑，倏忽想起欧阳一鸣的来信，急忙打开抽屉，拿出那封厚厚的信打开，先是拿出她和欧阳一鸣的那些合影照片，眼就一亮。欧阳一鸣身着西装确实显得更加英俊潇洒，他儒雅的气质令刘燕的心不由狂跳。再看照片里的她也是笑得灿烂，风姿艳丽，就小声自语：“看看，这是多么般配的一对啊！”说完脸红，心里却异常甜蜜。她把每张照片都仔细看了个遍，放进抽屉里这才展开信。刘燕刚看一眼就忍不住捂嘴笑了，信的开头是“亲爱的妻子”，往下就是一些思念的话语，刘燕看着时就感到心里酸酸的。当她看到欧阳一鸣写着他入党的事，心里虽激动却由不住脸红，就想着她现在还依然是个团员呢。后又看到教授要欧阳一鸣参与做一项试验，心里更是兴奋，再就暗自得意：我找的男人不光长得英俊潇洒，政治面貌和学业也都是那么优秀，上苍待我真的不薄啊。想着时，心里就为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男人而自豪。刘燕看完信，又把照片拿出看了一遍，这才装进信封放进一只抽屉。在这时就听到武敏在门口喊“报告”，刘燕慌忙整了整自己的衣服拿过一份材料放在面前，说了声“进来”。

武敏推门进来，走到她的桌边站住说：“刘主任，今晚的电影票各机关都来领过了，还留有一些友情票，是不是要给张助理员留一些？”刘燕看着她，笑着问：“为什么要给他留？”武敏脸红红地说：“孟主任在的时候都是给张助理员留一些的，这一段时间张助理员来得少了，可能是孟主任不在的缘故。刚才我见他过来，就想他是不是需要电影票。”刘燕笑笑说：“刚才我问过他，他说不要。”武敏说：“那行，刘主任，那我过去做事了。”刘燕说了声“好”，却又立马说：“武敏，坐会说说话。”武敏点了下头，走到沙发坐下。刘燕问：“你和张助理员熟，是吗？”“以前他来找孟主任拿电影票，孟主任就领他来找我，就是没说过多少话。”刘燕点了点头，问：“你刚才说张助理员是咱军区的能人，是不是就没他办不成的事？”武敏脸红红地说：“我是想说他的能力强，我、我用词不当。”刘燕看着武敏她那神态，知道她心有顾忌，就笑着说：“我只想问问他到底哪方面的能力强，你放心不管你说他什么，都不会过到他耳朵里的，有什么就说什么嘛。”不知为何，此时的刘燕很想知道张雷在人们心里的印象，可能是刚才张雷主动要帮忙她提级的缘由。武敏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，心里也不知刘燕什么意思，脸就涨得通红，说：“我就是挺佩服他的能力强。”刘燕笑了，说：“不好说就算了。”

武敏抬眼看看她欲言又止，红了红脸低下头去。刘燕本也是想着张雷要给

她办的事心里兴奋,随口问的,这时倒看出武敏心里有事了,但也不好再问。忽就想起欧阳一鸣入党的事,看着武敏问:“武敏,你是党员吗?”武敏抬起头来说:“我是,当兵第二年就入党了,去年转的正。”刘燕不由得脸又红了,说:“我还是团员呢,还是你进步得快。”武敏倒有些惊讶了,说:“是吗?你现在……那你赶快写申请书。”“在老部队写过的。”“那就再写一份,我是支部委员,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的。”刘燕有些惊喜,说:“是吗,你是支部委员啊?那以后我入党的事可要仰仗你了。”武敏就不好意思地笑了,自嘲说:“看你说的,我哪能做什么。”刘燕笑笑也没言语。武敏想就你们这些高干子弟还需要仰仗我?我算啥啊!可刘燕现在还是团员,让她还是感到很意外。在这时就想到她自己的事,想了想心里说:“也不要再顾及什么面子,想来就是给刘燕说了她也会理解的,或许刘燕还真能帮上我的忙呢。刚才刘燕也问了我一些话,不说反而让她生疑。”

武敏红着脸看着刘燕,说:“刘主任,你们家和张助理家从前住在一起,那你们两家的关系也不错吧?”刘燕点头说:“我们两家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,那时我还小。我爸爸和他爸爸是老战友,两家的关系当然是不错的。”顿了顿问:“哎,你问这些干吗?是不是有啥事?”武敏红脸笑了笑,说:“看你们俩挺熟的,我就想你们两家的关系不一般。”停了下话,看着微笑着的刘燕,脸红红地说:“我想和你说件事。”“你说。”“就怕你对我有看法……”刘燕听了她这话,笑了笑说:“没关系,有事就说嘛。”“刘主任,你现在是我的领导,我想这事我也应该和你说。刚才我说佩服张助理是真话。”停下话,看了看刘燕的表情又说:“是这样的,咱们部队不是每年都有上报优秀班干部、业务尖子去军区教导队学习的机会吗?去年孟主任就给我报了,孟主任也找了张助理,可张助理那时说他已经有个关系托他办了,去年我没去成。今年孟主任又一直忙着他转业的事,我就想让他帮忙问问张助理,今年我……”刘燕听完“哦”了声,说:“是这样啊。”武敏红脸道:“刘主任,我也不知孟主任什么时候回来,你和张助理这么熟,就想你能帮我问一下。刘主任,我说这些你不会对我有啥看法吧?”“你的想法也很正常。”刘燕自然也清楚武敏说这话的意思,武敏是想通过她在张雷这里走一走后门。

刘燕想了想说:“进教导队这事,是要通过正常手续审批的吧?张雷这里……”武敏见刘燕没有说下去,就说:“刘主任,不是我的条件不够,我已经是两年的优秀班长了,得过两次嘉奖,还立过一次三等功,去年孟主任也是按正常手续给我上报的。本来宣传处的领导对我进教导队也说很有希望,孟主任也这么说,可后来……”顿了顿又说:“刘主任,我想我说出来你也不会怪我。是这



样的，我本来已经基本通过了，但没去成，后来才知道是被人顶下来的。孟主任找张助理员说我的事时已经晚了。所以，所以我想请你今年提早和张助理员说一说，不是想走后门，只想不被别人再顶下来就好。”刘燕听完后说：“原来是这样。”低头想了想说：“那好，这样吧，有机会我给你问一下。”武敏听了刘燕的话眼中瞬间放射出光芒，有些激动地说：“这、这太感谢刘主任了。”“感谢什么？你的条件够就应该去深造嘛。”停了下话，笑笑说：“不过，你要是真去了教导队，我还真有些舍不得。俱乐部这一摊子，事虽然不大，没你我可就忙多了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我也不会那么自私的，怎么说也不能影响你的前途。”武敏感动得眼圈发红，说：“刘主任，我真不知说什么了，只有感激你。刘主任真要是能去成，学习结束我还要回咱俱乐部。”刘燕笑笑说：“那是最好。”武敏说：“刘主任，你看是不是要买点东西。”刘燕看看她，说：“等我问了张雷再说吧。”

武敏回去后心里依然激动，她想就凭她的表现和条件，只要是那些没有那些有后台的顶替，是毫无问题能进教导队的。问题是，不可能没有那些有关系的人不去动走后门的心思，现在只要刘燕和张雷说一说，估计张雷会给刘燕这个面子。就算是张雷不帮忙，凭着刘燕的家庭地位想办成她进教导队的事也不成问题。所以，现在的问题是一定要把握住刘燕，能让刘燕真正的为她出力。这之后她便想怎样可以让刘燕对她有更好的印象，自然配合刘燕很好的工作，好的表现是最主要的，但她还想为刘燕个人办一些什么事。想到刘燕还不是党员就想在这个问题上帮一把，但想了阵又知道这不是立马就可以办的事。武敏苦思冥想两天，终于还是想出了个主意，于是拿笔写了篇稿子送到了军区报社。这篇稿子名为《我们的俱乐部刘主任》，武敏将她所做的成绩和刘燕来后做的一些具体工作加以渲染，文笔生动感人。武敏亲自送到了军区报社，又和报社的同志有意无意地提到刘燕和张雷自小就是在一起长大的。刘燕的父母是后勤部的高级干部，报社的主编看了稿子后，虽也感觉文中的语句有些夸张，却也悄悄打听了刘燕的情况，知道刘燕确为后勤部某首长的千金，同时也碍着张雷的面子，这篇文章就在军区报上发表了。

刘燕对于这些自然不知情，直到登载她事迹的报纸发下来，武敏将报纸送到她手中才知道。刘燕看了报后异常惊愕，红着脸问：“之前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？你怎么就还没和我说过？这、这上面写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嘛，有些过了。”武敏笑笑说：“哪里过了？本来就是事实嘛。”刘燕心说：“什么事实啊，还不是你有意夸大的？”但她虽有些心虚，心里还是很乐，想着对她入党和提级都会有好处，还对武敏有点感激，自然她也是挺佩服武敏的心计。刘燕说：“以后这种事要和我先打个招呼的。”武敏点头答应。武敏自然可以看到刘燕心里的